

《澳門記略》所記傳說比較研究

譚達先*

本文為作者獲第九屆（2002年度）澳門特別行政局政府文化局學術研究獎學金所做的課題“澳門民間文學研究”中有關《澳門記略》所記傳說的研究部分。主要內容：1）《澳門記略》所記颶風的重大學術貢獻——兼與粵中、寧波同型傳說比較研究；2）《澳門記略》中的風物傳說；3）海市蜃樓傳說考源與明清澳門海市蜃樓傳說——兼談《澳門記略》的“合蘭海傳說”；4）《澳門記略》的“用牛皮量地”型傳說——兼談臺灣、北京同型異式傳說。

《澳門記略》所記颶風傳說的重大學術成就 兼與粵中、寧波同型颶風傳說比較研究

在中國古代方志文獻中，從農曆一月至十二月止，依次按日期先後詳記某地種種不同颶風傳說名稱的專著，當以清代印光任、張汝霖合著的《澳門記略》（以下簡稱《記略》）上卷〈形勢篇〉為最早最詳也最具民俗特色。它作出了重大的學術貢獻，至今仍未能引起方誌學家、文化史家、民俗學家、民間文學家、氣象學家等足夠注意，殊為憾事。本文試論其重大的學術價值，並把它與粵中、寧波同型颶風傳說（下文省去“傳說”二字）作些比較研究，析述其特殊的學術貢獻，以引起學術研究者的進一步探索，當是很有意義的事。

《記略》中說到的“失其位（方位）與時（時令），則風之變也，厥名颶。起自東北者，必自北而西；自西北者，必自北而東。……故曰颶者具也，具四方之風也。又懼也，始懼其來，終懼其後作也。”^①作者認為這是一種違反方位與時令的反常的大風，很可怕。它刮來時聲勢大害民多，因而怕它再次襲來。“瀕海之民，設為占候之法，以定趨避，長年三老尤所諳悉，雖蕃（番）人亦按節序

辨雲日，察草木鳥獸而驗之，今詳其已驗者於篇。”^②作者認為，澳門沿海漁民有一定的測算颶風和氣候的方法，以決定避害；而在海上作業的篙師和舵工，對它特別熟悉。洋人也按四時節令辨別雲日的變化，觀察草木鳥獸的動靜來檢驗它。作者親身詳細考察過而覺得靈驗者就計有四十二種（名稱見後文引）。

粵中也有颶風。粵中者，近代學人胡樸安認為是指“廣東”而言。清梁紹壬（1792-1837?）在《兩般秋雨盦隨筆》（以下簡稱《隨筆》）中說：“粵中瀕海多風，正二三月發者為颶，五六月七八九月發者為颶。颶甚於颶，而颶急於颶。習海道者，設為占候之法，或按節序，或辨雲物。”並列舉了二十種颶風的名字，如接神颶等。^③這就是說，廣東近海處多風，一至四月的風叫颶風，五至九月的風叫颶風。颶風比颶風的勢頭猛，而颶風卻比颶風速度更快。凡熟悉海事者設定占測氣候的方法，或根據節序，或辨析雲物而定。梁著把兩種風均稱為颶，這與《記略》同。

再看浙江寧波的風暴。中國自清初厲行海禁，到1685年開海禁，寧波被定為對外貿易港口之一，1757年起又停開。賀挺主編《寧波市歌謠諺語卷》

* 譚達先（1925-），中國民間文學理論家，1950年於廣州中山大學中文系畢業後留校任教。1980年移居香港，執教於中文大學、香港大學、樹仁學院、嶺南學院、澳門東亞大學。1984年、1991年先後獲香港大學哲學（民間文學）碩士、博士學位。1990年移居澳洲悉尼，曾赴東京都立大學、悉尼大學、澳門大學和國內多間大學講學。專著有《中國民間文學理論叢書》、《中國民間文學知識叢書》、《中國的解釋性傳說》等四十三種，將出版有《譚達先與中國民間文學》、《港、澳、臺民間文學研究》、《澳門民間文學概論》等。

(下文簡稱《諺語卷》)云：“寧波地處浙東，北瀕杭州灣，南臨三門灣，東靠大海，象山港貫其中，三江（姚江、奉化江、甬江）流經腹地，東錢湖為浙江第一大湖，杭甬運河與大運河相通……自古就是‘宜谷之地’，舟楫、漁業發達，河姆渡遺址發掘證明，這裡早在七千年前就有水稻種植、水產捕撈、內河航運。”⁽⁴⁾可見寧波確是一個中國東部很特殊的瀕海城市，水產捕撈很發達，那裡的“風暴”（颶風）約有五十二種，與澳門名稱全同和不同的“風暴”不少。有關它的名稱與日期，已被收入賀編一書的“風暴日期”與“風暴諺語”兩專項中。⁽⁵⁾寧波的“風暴”與《記略》及《隨筆》敘及的“颶風”含義完全相同。每一種出現於某月某日的颶風（或風暴，或颱風），均與當地一種民間神話傳說或地方掌故或民間風習緊密相連，既具有中華民族色彩的共性，也具有某處地方色彩的個性，因其具有豐富的內涵而也具有重大的學術價值。

澳門、粵中、寧波三地，即在同一個月的颶風，有的相同，有的相近，有的不同，有的此地有而別處無。也有同一颶風出現在不同的月份中，有不少變化。下面把三地的颶風，按同月為一組，排列於下，並試比較其異同。

一月⁽⁶⁾——

《記略》（澳門）初四日接神颶。初九日玉皇颶（原注：“此日有颶則一年之颶皆驗，否則各颶有不驗者。”）。十五日三官颶。二十九日龍神會颶。

《隨筆》（粵中）初四日為接神颶。初九日為玉皇颶（原注：“此日驗則一年皆驗。”）。十三日為關王颶。二十九日為烏狗颶。

《諺語卷》（寧波）初九玉皇暴。諺“正月十三上燈暴，開年頭一暴。”十五日天官暴。諺“正月十八早春暴，搖櫓出海落帆倒。”廿九烏九暴。

由上可見：一月，澳門與粵中相同的是初四接神颶；澳門、粵中、寧波全同的祇有初九玉皇颶；粵中有關王颶、烏狗颶，為澳門所無；寧波的天官暴、烏九暴、上燈暴、早春暴，為澳門所無；而澳門的三官暴、龍神會颶，則為粵中、寧波所無。

二月——

《記略》（澳門）初二日白鬚颶。初七日春期颶。二十一日觀音颶。二十九日龍神颶。

《隨筆》（粵中）初四日為白鬚颶。

《諺語卷》（寧波）諺“二月二落燈颶，出海開船要記牢”。“初七日洋氳暴。十六馬和尚過江暴。十八達摩渡江暴”。諺“二月十九觀音暴，落海還是暈覺好。”十九觀音暴。廿九龍王暴。

由上可見：二月，澳門的颶風祇有白鬚颶，與粵中相同，但日期不同；寧波無此颶風；澳門、寧波均有觀音颶，但日期不同；澳門的春期颶、龍神颶，為粵中、寧波所無。

三月——

《記略》（澳門）初三日真武〔按：指北方之神玄武，即玄天上帝〕颶。初七日閻王颶。十五日真君颶。二十三日天后颶。

《隨筆》（粵中）初三日為元帝颶（按：即真武颶）、五日為真人⁽⁷⁾颶。二十三日為媽祖颶（原注：即天后誕辰也，凡真人報多風，媽祖報多雨）。

《諺語卷》（寧波）初二真君暴。諺“三月三蛙蟆暴，落海要防大風暴。”初七閻王暴。十五雷霆暴。十六准提暴。廿三媽祖暴。廿八東岳暴。廿九朝天暴。

由上可見：三月，澳門、粵中共有真武颶、真君（人）颶、天后颶，風期相同，但閻王颶則為澳門獨有；澳門閻王颶、天后颶（媽祖颶）與寧波的風名、日期相同，澳門真君颶與寧波名稱相同，但日期不同；至於蛙蟆暴、雷霆暴、准提暴、東岳暴、朝天暴，則為寧波所獨有。

四月——

《記略》（澳門）初一白龍颶，初八佛子颶，二十二太保颶，二十五太白颶。

《隨筆》（粵中）初八日為佛子颶。

《諺語卷》（寧波）初一蕭公暴。初四文殊暴。初九太子暴。十五鍾祖師暴。廿三太保暴。廿五龍神朝會暴。

由上可見：四月，澳門的佛子颶的名稱、日期也為粵中同有，白龍颶、太保颶、太白颶為粵中所

無；二十三日澳門、寧波同有太保颶，日期全同；澳門另有白龍颶、佛子颶、太白颶，為寧波所無；寧波的蕭公暴、文殊暴、太子暴、鍾祖師暴、龍神朝會暴，為澳門所無。

五月——

《記略》（澳門）初五日屈原颶。十三日關帝颶。二十一日龍母颶。

《隨筆》（粵中）初五日為屈原颶（原注：係大颶之旬）。十三日為關王（關帝）颶。

《諺語卷》（寧波）初一南極暴。初五雷公暴。十三關帝暴。廿一海神暴。

由上可見：五月，澳門的屈原颶、關帝颶，與粵中全同，但龍母颶則為粵中所無；關帝颶為澳門、寧波共有，日期全同；但屈原颶、龍母颶為寧波所無，寧波另有南極暴、雷公暴、海神暴。

六月——

《記略》（澳門）十二日彭祖颶。十八日彭婆颶。二十日洗炊籠颶。

《隨筆》（粵中）十三日為彭祖颶。十八日為彭祖婆颶。二十四日為洗炊籠颶（原注：“自十二日至二十四日皆大颶旬”）。

《諺語卷》（寧波）十二彭祖暴。十九觀音暴。廿四雷祖暴。

由上可見：六月，澳門的彭祖颶，彭婆颶、洗炊籠颶，和粵中的名稱、日期全同，稍異者是粵中稱彭婆颶為彭祖婆颶，澳門、寧波同日有彭祖颶，但澳門則有更具地方色彩的彭婆颶、洗炊籠颶，為寧波所無；寧波另有觀音暴、雷祖暴。

七月——

《記略》（澳門）十五日鬼颶。十八日神煞颶。

《隨筆》（粵中）十五日為鬼颶。

《諺語卷》（寧波）初七乞巧暴。初八神煞交會暴。十五地官暴。

由上可見：七月，澳門的鬼颶的日期、名稱與粵中全同；神煞颶為澳門獨有，寧波則缺澳門的鬼颶、神煞颶。

八月——

《記略》（澳門）初一日灶君颶。初五日大颶。

旬十四日伽藍颶。十五日魁星颶。二十一日龍神颶。

《隨筆》（粵中）初五日為大颶旬〔按：指大颶風。〕

《諺語卷》（寧波）十四伽藍暴。十五魁星暴。二十一龍神大會暴。

由上可見：八月，澳門初五有大颶，粵中則有大颶旬，二者性質稍異；澳門有灶君颶，粵中無；灶君颶、伽藍颶、魁星颶、龍神颶，均澳門獨有；澳門、寧波同日有伽藍颶、魁星颶；寧波無灶君颶、大颶；二十一日澳門有龍神颶，寧波則是神龍大會暴，性質稍異。

九月——

《記略》（澳門）初九日重陽颶。十六日張良颶。十九日觀音颶。二十七日冷風颶。

《隨筆》（粵中）九降（原注：“自初一起，至十八日止，往往風迅發不止。”）〔按：指重陽颶。〕

《諺語卷》（寧波）初三五瘟使者暴。初五風神暴。初九玄壇暴。諺“重陽三日暴，下半年頭多惡暴。”“九月初九重陽暴，海底龍王信帶到。”廿七冷風信暴（即冷風暴）。諺“九月廿七暴，漁船帶牢靠。”

由上可見：九月，澳門的張良颶、觀音颶、冷風颶，粵中無；粵中祇有九降（重陽颶），此颶與澳門同；寧波有觀音颶、重陽颶、冷風颶，與澳門同；澳門有張良颶，寧波無；寧波另有五瘟使者暴、玄壇暴，澳門無。

十月——

《記略》（澳門）初五日風信颶。十一日水仙颶。二十日東岳颶。二十六日翁爹颶。

《隨筆》（粵中）初一為大颶旬〔按：即大颶〕。十八日為彌陀颶。

《諺語卷》（寧波）初五風神暴。十五水官暴。諺“十月十五三官暴，三官菩薩請儂去吃糕。”〔按：末句一作“卅日犁腳落地暴”。〕二十東岳朝天暴，諺“十月廿，七巧落地暴，老大撐船要翻頂倒。”廿七紫微暴。

由上可見：十月，澳門有風信颶、水仙颶、東

岳颶、翁爹颶，粵中無，祇有大颶旬、彌陀颶，完全不同；澳門祇有東岳颶與寧波東岳朝天暴相似；澳門的風信颶、水仙颶、翁爹颶為寧波所無；寧波另有三官暴、七巧落地暴、犁腳落地暴、紫微暴，為澳門所無。

十一月——

《記略》（澳門）十四日水仙颶。二十七日普菴颶。二十九日西岳颶。

《隨筆》（粵中）無颶風。

《諺語卷》（寧波）十四水仙暴。廿七星君暴。

由上可見：十一月，澳門的水仙颶、普菴颶、西岳颶，粵中無；澳門的普菴颶、西岳颶也為寧波所無；而寧波的星君暴，則是澳門所無。

十二月——

《記略》（澳門）二十四日掃塵颶、二十九日火盆颶。

《隨筆》（粵中）二十四日為送神颶。

《諺語卷》（寧波）初八臘八暴。諺“十二月十二彭祖暴，開船總是勿開好。”十六南岳暴。廿三廿四送神暴。

由上可見：十二月，澳門有掃塵颶、火盆颶，粵中、寧波無；粵中、寧波有送神颶，澳門無；寧波有臘八暴、彭祖暴、南岳暴、送神暴，澳門無。

總上所說，《記略》所記的颶風，具有重大的學術價值與歷史價值。在三書所記的颶風，有各種性質：有的具全民性，如玉皇颶、關帝（關王）颶、彭祖颶等，澳門、粵中、寧波均有，它們蘊含着中華民族普遍共有的歷史文化內涵；（有的僅屬澳門與粵中共有廣東地區的歷史文化內涵），如鬼颶、佛子颶、彭祖婆颶、洗炊籠颶等；有的僅屬澳門與寧波瀕海地區有而為粵中所無的歷史文化內涵，如太保颶、冷風（信）颶、東岳（朝天）颶、水仙颶等。更值得注意的是下列的十種颶風：四月一日白龍颶、四月廿五太白颶、五月五日龍母颶、八月一日灶君颶、九月十六張良颶、十月廿六翁爹颶、十一月廿七普菴颶、十一月廿九西岳颶、十二月廿四掃塵颶和廿九火盆颶，它們祇見於澳門《記略》上卷〈形勢篇〉所記，蘊含着廣東南部珠江口

西側出海處瀕海地區澳門特有的民間文化內涵，即民間神話傳說、掌故、民俗意識與宗教信仰等。要之，即使是一種颶風的名稱，也蘊含着澳門特殊的地理、歷史、文化因素。而它正是以此豐富了整個中華民族的民間文化大寶庫，正是它最可貴的重大的學術價值所在。

對於颶風與颶風的性質，細分之自有不同，但均被印光任、張汝霖與梁紹壬總稱為颶、颶風。而在寧波則不稱為颶、颶風，卻稱為“暴”，含義是完全相同的。

印光任於1744年（清乾隆九年）任職於澳門，次年即寫作《澳門記略》初稿本，其後書稿失去。1751年（乾隆十六年）重新寫過。書中收入颶風，由一月至十二月，計共有上引四十二種。這多種多樣的颶風名稱，得來不易。印光任在《澳門記略》的〈後序〉中有很好的自白：“余不才，念事屬伊始，爰歷海島，訪民蕃（番），蒐卷帙，就所見聞者記之，冀萬一補志乘之缺，而考之未備。”⁽⁸⁾可見《記略》所引颶風的名稱及日期，是經過深入訪問民蕃（澳門華人與洋人），還查考過官署中的檔案，他確是詳考一切有關澳門文獻，並到華洋市民中作過大量田野調查，才能獲得。如由2001年往上推，按印光任《澳門記略》寫成初稿的1745年計，至2002年則是記錄於二百五十七年前；如按該書重寫的1751年計，則是記錄於二百五十一年前。那時清代中國方誌學者從未有人如此精到地記錄澳門一年中的颶風，而印光任、張汝霖卻完全做到了。這就突破了宋代以來方誌學專著歷史傳統記錄“從簡”的慣例，因此在學術上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與價值。

稍後，梁紹壬的《兩般秋雨齋隨筆》於道光十七年（1837）已有刻本⁽⁹⁾面世。梁氏，錢塘（今浙江杭州）人，“曾北至北京，南遊閩廣，到過的地方相當多”⁽¹⁰⁾，“比較關心時政和民間疾苦”⁽¹¹⁾，祇記下颶風二十種，如把作者記錄粵中颶風定在刻本問世之年計，比《記略》也晚出八十六年，所記比它少二十二種。1991年出版的《寧波市歌謠諺語卷》，是利用集體力量搜集於1989年，除去重複的，共記下五十二種暴（颶）風，對其數量且不

計，如以2001年計，則是十二年前才記錄的，最為晚出。把以上三種記錄比較，以《澳門記略》所記，經歷了兩個半世紀，因其歷史悠久，學術價值重大，就彌足珍貴了。

對於印光任、張汝霖搜集颶風名稱的工作和成書價值，當代學人有過中肯的闡述與高度的贊美。如王俊彥說，印光任上任後“把主要精力放在做調查研究上，一面熟悉澳門的有關歷史資料，一面邁動雙腿到澳門各地視察，傾聽各方面的意見……巡視澳門各地，考察山川形勢，接觸各階層人士，喜愛澳門的一草一木。”⁽¹²⁾又說“印光任和張汝霖堅持用第一手資料，利用澳門同知、香山縣令的職務之便，多次親臨澳門視察”⁽¹³⁾，其中許多精彩文字，就是“實地考察得來的珍貴資料和心得，也有許多非當地最高行政長官不能看的材料”⁽¹⁴⁾。《澳門記略》校注者趙春晨也說：印、張二氏，“都曾擔任澳門同知一職，故所記多取自衙署檔案、簿冊，或是自己的親身經歷和見聞，具有很大的真實性和史料價值。”⁽¹⁵⁾以上名家贊語，並非溢美。要之，在兩個半世紀前，印、張二氏具有務實態度，忠於歷史，關心澳門民生與地方文化，加上具有樸素的民俗學與民間文學科學的銳利眼光，才能做到實地調查，客觀記錄；正因為同時或其後的清代文人史家，從未有人有過如此全面詳盡的記錄颶風的資料，這就為後人撰作方誌客觀記述風信作出光輝的典範，同時也為中國古代民俗學與民間文學、傳說學留下了重要的文化遺產。

總之，在中國古代方誌中，印、張二氏對清代澳門颶風的記錄，在學術上的重大貢獻，不但在史學與自然科學方面（因與氣候學、海洋文化有關），也在民俗學與民間文學等方面，十分珍貴，很值得學人們作更多更深的探討。

《澳門記略》中的風物傳說淺釋

印光任、張汝霖在《澳門記略》中，雖非着意於搜集民間傳說作品，但在上卷〈形勢篇〉中輯入了六篇，填補了民間文學史上的空白，使我們今天能約略窺見公元1751年以前澳門傳說的若干風貌，

因而更顯得它們在澳門民間文化史上的科學價值與藝術價值。它們為澳門文化增添光彩，值得澳門人引以為傲。

風物傳說屬於民間傳說的一種，也稱“地方傳說”，包括山川名勝古蹟傳說、花鳥蟲魚傳說、風俗習慣或鄉土特產的由來和節名的傳說。一般說來，其主要特點是：1) 解釋性；2) 歷史性；3) 神奇性。⁽¹⁶⁾自然，還有一個特點就是4) 地方性，它也是重要的。這四種特點在具體傳說中總是或多或少地有機地聯繫在一起。有時個別特點也許淡些。

在〈形勢篇〉裡收入下列六篇風物傳說：1) 〈澳門命名由來〉；2) 〈馬蛟石〉；3) 〈公婆石〉；4) 〈洋船石〉；5) 〈蝦蟆石〉；6) 〈仙女澳〉。篇名為原書所無，係筆者所加，茲依次淺釋於下。

1) 澳門命名由來

濠鏡澳之名，著於《明史》〔清張廷玉等編，卷325列傳213〈佛郎機傳〉，有“濠鏡在香山縣南虎跳門外”，濠鏡，也作“蠔鏡”。該傳也作“香山澳”，即澳門。〕，其曰澳門，則以澳南有四山離立（並立），海水縱橫貫其中，成十字，曰十字門，故合稱澳門。或曰澳有南臺（南山，臺即山）、北臺（北山），兩山相對如門云。⁽¹⁷⁾

此篇主旨是解釋澳門得名由來的風物傳說。它說，澳門如何得名呢？澳門位於廣東舊時香山縣最南端，為突出於海中的一個半島。澳門的名稱，在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的奏折就已出現⁽¹⁸⁾，可見由來已久。原來民間有兩種說法，卻是採用具民族色彩的民間擬物法來解釋地名命名的由來的。第一種擬物法，是比擬為“字”形。因澳南有四島並立，海水縱橫交錯在裡面，正如一個“十”字，被稱為“十字門”，所以合之稱為“澳門”。這“十字門”水道，至清初有着重要作用。康熙時廣東官員吳震方⁽¹⁹⁾在《嶺南雜記》裡作過如實的說明：“離澳門十餘里，名十字門，乃海中山也。形如攢指，中多支港，通洋往來之舟，皆聚於此，彼此交易，故有時不必由澳門也。”當代澳門報人黃德鴻

說：“大概在明末清初年間，路環、氹仔以及在其對面的大小橫琴所構成的‘十字門’水道，帆檣林立，是各國來華貿易的商船停泊點。是以當年的許多古籍（如《澳門記略》、《廣州府志》、《香山縣志》等），都有‘十字門’水道的記載。”⁽²⁰⁾由此可見“十字門”的重要。明末清初，民間按照當地人人熟知的外貿史實，用擬物法，比之為“成十字，曰十字門”，以解釋澳門命名的由來。

第二種擬物法，是以“山”比擬。有兩種解釋法：一種是說，澳在南有西望洋山（即主教山）和北有東望洋山（即松山）；另一種是說，南臺指今媽閣山，北臺指望廈山（即蓮峰山）。兩種說法，均說兩山相對如門，故稱澳門也形象確切。

以上兩種擬物法，不管是擬“字”擬“山”，均具民俗特色與地方色彩，為中國民間故事表現手法上經常採用，因而為澳門人所歡迎。澳門命名法很多，茲不縷述。⁽²¹⁾

2) 馬蛟石

出（關）開經蓮花山，下有天妃廟……北麓有馬蛟石，橢（長而圓）而磽（薄），無趾（腳指），三小石承之，相傳浮浪至。⁽²²⁾

馬蛟石，今作馬交石，它已不存在。據說過去它已被葡澳當局鑿去，毀於何時，它的確切地點在何處，均難於考知了。⁽²³⁾據老人相傳，它在現今的螺絲山上，瀕臨黑沙灣。今天那一帶還有以它為名的區域或建築物，如：馬交石山、馬交石巷、馬交石炮臺馬路、馬交石砲臺斜坡、馬交石斜坡、馬交石大街、馬交石天后廟等。澳門報人唐思說：“顯然這石不是在上山，而近海邊也。當然，如果說這幾塊巨石相疊乃自然形成，容易理解，但難以使人相信是‘浮浪至’的傳說，可能是古人的一種附會。”⁽²⁴⁾因上篇並非記載特定的史實，視為史實欠切當，它是古人以地方風物為基礎，加以“附會”而成的口傳文學作品。

此篇主旨是讚美當年馬交石能產生奇蹟，屬“奇石顯異型”傳說。它是呈長圓形而薄的大石頭，沒有腳趾，由三塊小石頭把它承托起來。故老相傳，它隨

着海浪漂流，來到了蓮花山腳下，就自動停下。把無腳趾的石頭，說成得到三塊小石頭承托着，就似有生命的人，懂得隨海浪漂來。這是用擬人法，把1751年前的一塊馬交石，加以傳奇化、神秘化，彷彿暗中有神相助，這就賦予它以生活實感，使它有形體有活力了。雖祇幾句話，情節簡要，亦饒奇趣，給人印象新穎。

3) 公婆石

（馬蛟石）稍南為望廈村（今澳門美副將大馬路一帶），有縣丞（輔佐縣令的官名，管文書及倉獄，清代為正八品官）新署，村前二石，每於煙月迷離之際，望若男女比肩立，即之仍石也。夷人反目於室，出則詣（往）石禳解之，名“公婆石”。⁽²⁵⁾

此篇的主旨是讚美公婆石具有傳奇性和人情味，令人驚嘆。故事說，在馬蛟石稍南的望廈村，是縣丞新官署所在地。村前那兩塊大石，每在煙霧與月色模糊的夜晚，遠望很像是一男一女並肩站立，親密得如夫婦般。用“若”字是明喻法，又用“比肩立”，同時是擬人法。走近看，它卻是石頭，現出傳奇色彩。洋人在家夫婦不和，同到石頭那裡，做一次誠心祈福儀式，就可保佑他們重歸於好。此兼用擬人法和誇張法，比方這石頭極解人意，能替不和夫婦排難解紛，很有靈性，令人尊敬。它的本質特徵似深情夫婦，民間稱之為“公婆石”，用詞貼切具口語色彩，饒民間情趣。

以石頭作為石神形象，來頂禮膜拜，正是中國民間“石崇拜”文化觀念的歷史折射。這樣的“石崇拜”，曾在中國歷史上普遍存在過，直至今日，不少民族仍信奉石神，拜倒在石神腳下。”⁽²⁶⁾由於篇中出現了夷人夫婦矛盾得到了石神解決，這至少可以說反映了明清兩代中國民間文化中的石頭崇拜觀念，給葡人強烈的感染。也可以說，在篇中，表現了在澳門這樣的華洋雜居的城市，中國文化已給予葡人較大的影響。故事簡要，結尾處暗寓讚美中華文化對葡人的裨益，情調上別具興味，為中國內地傳說少見。

4) 洋船石

相傳明萬曆（1570-1670）時，閩賈巨舶被颶（發生於海洋上的強烈暴風）殆（危）甚。俄見神女立於山側，一舟遂安，立廟⁽²⁷⁾祠天妃，名其地曰娘媽角。娘媽者，閩語天妃也。於廟前石上鐫（刻）舟形及“利涉大川”四字，以昭神異。⁽²⁸⁾

先看史料，再作剖析。娘媽，即“媽祖”，“媽”是對女性年長者至尊的稱謂。《天上聖母傳》：“媽祖姓林閩諱默娘，福建興化莆田縣之湄洲嶼人，宋都巡檢林願之女。母王氏夢神人授予一丸服之而有孕。生時異香滿室，至彌月不聞啼聲，故名默娘。十三歲時，有老道士號玄通者常來家授默娘玄秘。年十六得天書於古井中，因能通曉變化，治病活人，常於大海狂瀾中救人。年二十八猶未嫁。父兄航海遇難，默娘出舟往救，兄生還而父沒頂。乃於海中覓屍三日，始負父屍回，時人稱為孝女。旋於山頭坐化，里人以其肉身立廟祝之。航海人士奉為聖神，宋高宗勅封靈惠昭應夫人，元世祖封護國明著天妃，明成祖晉封弘仁普濟天后，清康熙加封為天上聖母。列入祀典，今各地仍多廟祀之，香火不衰。”⁽²⁹⁾這可說是明清間娘媽（天妃）傳說的原型故事。

再看福建商人與澳門的關係。明朝開國後，社會生產力不斷提高，成祖派三保太監鄭和七下西洋，與東南亞、南亞、西亞的國家往來十分密切。“福建商人首當其衝，他們離鄉背井，駕船沿着古代絲綢之路到東南亞、南亞諸國貿易，廣東沿海諸島常常是福建商人停靠商船、存放貨物的集散地。久而久之，許多福建商人就散居在這裡的島嶼上，這些島嶼漸漸地也成了外國商船停泊和中國商人貿易的集散地。”⁽³⁰⁾明朝前期和中期，廣東沿海島嶼及海灣多為國內外商人停泊之地，其中，澳門半島南邊的九澳山是當時中外商人雜居地，也是進行民間交易的場所。1573年正式開埠後的五六十年，“澳門的海上貿易進入了長達五六十年繁盛期”⁽³¹⁾，

此後閩商來澳門次數繁多。

現在，回到本題。本篇旨在贊美天妃是明代福建商人的海上護航之神。故事說，相傳明萬曆（1573-1619）時，福建商人正在乘坐一艘大帆船運貨物來澳門，在颱風狂襲下，此船危險萬分，忽見一個神女在山頭出現。於是，這船終能安全抵岸。後來，福建商人便在那女人現身處建廟祭祀天妃，並把那個地方稱為娘媽角。在廟前石上，又刻上大帆船的形狀和《易經》的“需”卦上一句話“利涉（渡）大川”，表示商人的神奇經歷。⁽³²⁾篇中天妃成了航海技術未發達、缺乏科學知識的15世紀時來往閩澳商人的保護神，她護商愛民的高尚品德，深獲澳門人的尊敬。在反映當年閩澳商貿活動上，時代色彩與地方色彩頗為鮮明。

在澳門西邊的高欄島飛沙村，有一種相關傳說，附記於後供參考：

澳門的媽祖菩薩，是從飛沙村媽祖廟分香火時分到澳門去的。當菩薩入了澳門媽閣時，發現少了一隻鞋，神明報知此鞋仍留在飛沙廟，果然應驗。⁽³³⁾

5) 蝦蟆石

蝦蟆石，其形圓，其色青潤，每風雨當夕，海潮初上，則閣閣有聲。⁽³⁴⁾

此篇屬“奇石顯異型”傳說。蝦蟆石，在今媽閣廟內。石頭呈圓形，色青而濕潤，當夜間風雨時，海潮初漲，就會發生閣閣的叫聲。這是以擬物法把石頭摹擬成似風雨夜海邊有生命力的蝦蟆，善於鳴叫，給人以形、色、聲的立體感，說得極似海邊的大蝦蟆的特徵，具有濱海動物的地方特色，是風物傳說小品。

中國古代此類傳說很多，例如：舊題兩漢劉歆（？-23）《西京雜記》：“漢武（帝）昆明池，養魚往往飛去。後刻石為鯨魚，致（置）水中，乃不飛去。每至當雨，魚當鳴吼。”是說石魚能鳴。晉

顧凱之(346-407)〈啟蒙記〉：“零陵郡有石燕，得風雨則飛，如真燕。”是說石燕遇風雨能飛。南朝宋范曄(398-445)《後漢書·郡國志》：“思州金雞石，每有雞，金色，鳴於石上。”⁽³⁵⁾是說石雞能鳴。此類傳說，均說石能產生某種靈異，因而出名，可見中國石文化傳說的豐富多彩與流傳之早。此篇澳門傳說正是上繼這種傳說的寓言傳統而有所創新，以結合地方風物，頗為動人。

6) 仙女澳

橫琴山下有仙女澳，相傳有樵者，見二妹麗，就(走近)視之，化雙鯉。今有雙鯉石。⁽³⁶⁾

仙女澳在廣東南海中今珠海大橫琴島南部海灣。澳是指水灣可泊船處。此篇主旨是贊美仙女澳是有奇女子的好地方，屬“仙女化鯉型”。故事說，在仙女澳，相傳有打柴人在那裡見有兩個漂亮仙女出現，要是走近去看，她們就會變成一雙鯉魚。現在還有她們化身的雙鯉石保存下來哩！

澳門史學研究者趙春晨在“雙鯉石”後加以註釋說：“即雙女坑。據祝淮《香山縣志》考證，雙女坑不在仙女澳，而在小橫琴島。此處將其與仙女澳相混。”⁽³⁷⁾這是合乎科學的考證，自是對的。但它是民間傳說，出自口傳，語言不固定，在流傳過程中，地名相混，無論是出自有意無意，祇要故事有思想意義和藝術卓越，其文學價值不變，不宜因不符地理實況而否定之。

在傳統的中國民間文學作品中，人變魚，是一種具有原始思維因素的想象。如晉王嘉(約390前後)《拾遺記》：“堯命夏鯀治水〔按：鯀時尚無‘夏’之國號，故司馬貞《史記索隱》認為‘鯀’指‘顛頊’五世孫〕，九載無績〔《史記·夏本記》略謂堯用鯀治水，九年而水不息。〕。鯀自沉於羽淵，化為玄魚，時揚鬚振鱗，橫(遊)修波之上，見者謂為河精。”又說：“《尚書》云：‘堯殛鯀於羽山。’《春秋傳》曰：‘某神化為黃能(熊)，以入羽淵。’是在山變為能(熊)，入水化為魚也。”⁽³⁸⁾這裡，就說及夏鯀入水變魚的情

節。又如《廣古今五行記·江州人》：“晉末江州人，年百餘歲，頂上生角，後因入舍前江中，變為鯉魚……”⁽³⁹⁾又南朝梁任昉(460-508)《述異記·獨角》：“獨角者，巴郡人也，年可數百歲，俗失其名，頂上生一角，故謂之獨角。……一旦與家辭，因入舍前江中，變為鯉魚……”⁽⁴⁰⁾以上兩例也先後說及宋代以前傳說有過人入水變為鯉魚的情節。可見上面澳門傳說“妹麗”化“鯉”，正是從神話、傳說有關情節化出，帶上了原始思維因素。

筆者認為〈仙女澳〉與魏曹丕(187-226)撰《列異傳》的〈紫玉與赤玉〉篇開頭一段類似，原文是：“江嚴(人名)於富春縣清象山遙見一美女，紫衣而歌。嚴就之(靠攏她)，女遂隱，唯見所據石……”⁽⁴¹⁾〈仙女澳〉與《列異傳》故事，不完全相同，如就其中的局部說，在山中見美女，走近她，她就變化，這一點二者頗為近似，因而從某一角度說，前者很可能是吸取過後者的局部事件，加以生發而成。但它已具有澳門打柴人的生活氣息，令人喜愛，印象難忘。

以上六篇風物傳說，如以《澳門記略》刊行於1751年而論，便是在二百五十年前已流傳，正由此書的收入才使我們知道澳門有過這些名篇。由於今天仍未搜集到更多的與它們同型的口頭流傳的作品，它們作為澳門民間文學遺產，就更值得珍視。

這裡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的〈洋船石〉，仍以簡要的形式，有趣的情節，樸素的語言，在今天澳門市民口頭流傳着，原文是：

從前，澳門是一片海洋，還未成為陸地。大約在明萬曆年間，有個福建商人，乘舫帆船來澳，抵媽閣海面時，忽遇狂風暴雨瀕危，仍不能泊岸。船中人呼號求救，女神媽祖立於山腰作法，平息了風波，使他們得到安全。

後來，商人為了感謝神恩，便在媽祖立足處建立廟殿，並在殿前的石上刻了一艘帆船，作為紀念。這就是現在人們所看到的媽祖閣內的一塊“洋船石”的由來。(澳門八十歲市民周永昌口述，1996年鄭寶儀記錄，譚達先整理。)⁽⁴²⁾

此篇極饒民間情趣的口頭傳說，正是古典傳說〈洋船石〉的繼承與發展，它表現了古代澳門出海商人冀求生命財產安全的美好願望，與對援助者媽祖不忘本的報恩思想，情操高尚，想象優美，在藝術上具備傳說的上述四個特點：解釋性、歷史性、神奇性、地方性，頗值得珍視。

據筆者所知，在古籍中所收澳門民間傳說不多，上述名篇雖簡要，記錄人印光任、張汝霖受到時代與出身的限制，記錄欠科學，缺乏突出的人物形象與鮮明的民間風格，語言欠口語化，但主題積極，有教育意義，能反映過去歷史時期的某種真實風貌。因之，把它們作為澳門民間文學遺產來看，仍放射出燦爛的光輝，具有寶貴的文獻價值與卓越的藝術價值，很值得研究澳門民間文化與民間文學史學者的珍視。

海市蜃樓傳說考源與明清澳門海市蜃樓傳說兼談《澳門記略》的“合蘭海”傳說

海市蜃樓傳說，是地方風物傳說中的一種，它是以濱海（或濱湖）地區有關的景物為主的地方風物傳說的特殊形式。甚麼是海市蜃樓，用今天的自然科學觀點來分析，可以知道，它是大氣中由於光線的折射作用而形成的一種自然界現象。因為在空氣各層密度如存在着較大的差異時，遠方的光線通過不同密度的空氣層，就會呈現折射或會反射。這時刻，便會見到在空中或地面以下，有遠處物體的影象出現，這種奇幻的景象，稱為海市或海市蜃樓。夏天風平浪靜時，它多出現在沿海一帶或沙漠地方。⁽⁴³⁾

先民由於缺乏自然科學知識，誤認上述這種奇幻現象是由於龍屬的“蜃”吐氣而成的。最有代表性的意見如相傳漢代佚名的《本草·鱗部》蛟龍下云：“蜃，蛟之屬，其狀亦似蛇而大，有角，如龍狀……能呵氣成樓臺城郭之狀。將雨即見，名蜃樓，亦曰海市。”在歷史上由於這樣的自然現象存在，故古來產生了不少有關海市或海市蜃樓的美麗傳說。它成了中國民間文學史上一種別具藝術色彩的口頭故事。它創

作傳統悠久，早從西漢時起已被學者注意到了。如西漢司馬遷（前145或135?-?-）在《史記·天官書》中說：“海旁蜃氣像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又說：“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前段說，西漢人認為，海旁蜃氣似樓臺，平原則似宮殿。後段說南方少數民族地區的蜃氣，則似舟船旗幟。

《晉志》⁽⁴⁴⁾說：“南夷氣如閭臺（城臺），或類舟船。”晉伏琛《三秦略記》：“海上蜃氣，時結樓臺，名海市。”（《五朝小說》本）

唐駱賓王（640?-684）《駱賓王集》三〈早發淮口望盱眙〉詩：“岸昏涵蜃氣，潮滿應雞聲。”這祇說有蜃氣，未提及其景象。唐柳喜〈日浴咸池賦〉：“照蜃樓於圻岸，寫蛟室於溟漲。”⁽⁴⁵⁾白居易（772-846）《長慶集》七〈遊盆水〉詩則說：“城雉映水見，隱隱如蜃樓。”柳、白二氏詩，已反映出唐代詩人對蜃樓傳說的注意。

至北宋，沈括（1031-1095）《夢溪筆談》二一，才有較扼要而具體的記錄：“登州海中，時有雲氣如宮室、臺觀、城堞、人物、車馬、冠蓋，歷歷可見，謂之海市。”⁽⁴⁶⁾登州，即今山東的東北部濱海的蓬萊縣。沈氏所記是北宋山東濱海蓬萊縣的“海市”傳說，這僅僅是扼要的寫景，缺乏較細的描繪。

至清，朱彝尊（1629-1709）《曝書亭集》：〈逢姜給事（採）詩〉：“東萊蜃市易沉淪，南國相逢淚滿巾。”這東萊，清代為登州府，即今蓬萊縣。可見他看到過蓬萊情景。蒲松齡（1640-1715）《聊齋誌異》卷二〈羅剎海市〉篇，對蓬萊縣“十大仙景”之一的海市蜃樓有入神的描繪，其中有一部分細節云：“遙見水雲幌漾之中，樓閣房屋，貿遷之舟，紛集如蟻。少時，抵城下，視為上磚，皆長與人等，全樓高接雲漢。”⁽⁴⁷⁾這似是當地海市傳說中的幻象。

有的地方離大海稍遠些，但仍靠海，也有海市。如山東北部的掖縣。清錢泳《履園叢話》三〈考索·海市蜃樓〉條云，王仲瞿曾在山東萊州，即今掖縣就見過海市，惜未記下傳說。

從上可知民間《海市》傳說，自漢至清，均已存在，受到注目。中國的這類傳說的記述，其歷史

傳統是相當久遠的，從歷代學人詩文中提及的線索，就可推知。

澳門是個濱海地區，華人繼承着中華民族民間文化的優秀傳統，自然創作與流傳過海市傳說。追溯起來，最早的記錄，是明末清初詩人屈大均（1630-1696）在《廣東新語》卷二十二“蜃氣”條所記東莞〈合蘭海海市傳說〉，原文如下：

東莞合蘭海，其水漩洄而黝黑，三江之所匯，有龍窟焉。嘗有積氣如黛，或如白霧，鼓舞吹噓，倏忽萬化。其為城闕樓臺塔廟諸狀。人物車騎，錯出於層峰疊嶽之間，尤極壯麗。舟行其中弗見也，自外望之，變幻斯見。即之輒遠，離之復近。雖大風雨不能滅，人以為蛟蜃之氣所為云。其氣或大或小，晴則大，陰則小，五色光芒不定，或如旌旗戈甲，則兆其地豐登，居人每候之以知災祥。歲正月初三、四、五日必一見，不見則以為怪。或謂此乃海氣，春晴始見。非也，此蜃氣也。蜃者千歲之雉所化，其為物最神。……蜃，龍類也。其能靜則為陰，動則為陽。陰雨含萬物於無，陽雨吐萬象於有，固於龍具體而微也。然蜃氣之起，大抵為舟船多，為樓臺者少。……凡雲氣各像其山川人民所聚積。蜃氣多像舟船，亦南夷之氣所雜為變怪也。必以春正月見者，蓋青陽（指春天）始動，而龍見於田。蜃亦龍屬，故其氣與龍皆當春而發，至秋而收也。⁽⁴⁸⁾

這說的是明清之際，澳門也流傳着有關東莞虎門南面的合蘭海的“海市”傳說。它說：那裡海水有黝黑漩窩，是三江匯聚處，有龍穴在。有積氣呈青黑色，或如白霧，歡跳吐氣，片刻萬變，出現了城闕樓臺塔廟等形狀和人物車馬，錯落地出現在層疊的山峰間，特別壯麗。船行海中，就看不見，自遠方才能看出其變化。靠近它，它每每又似離遠了；遠離它，它又再靠近人。雖遇大風雨，仍不會消失，人們認為這是蛟龍之氣變成的。這積氣，晴天時大，陰天時小，五色光芒閃動不定。有時變成

了旌旗戈甲，就意味着豐收，居民靠它預知禍福。農曆正月初三、四、五日，必出現一次；如不，就有怪事了。有人說，這是春天才出現的海氣，並不對；這是龍類動物千歲雉變成的，它最神祕。蜃變為舟船的多，變為樓臺的少。……雲氣各似山川人民聚集在一起一樣，蜃氣則多似舟船。這是南方少數民族之氣變成的。蜃也是龍類，所以其氣同屬春現秋收。

以上是屈大均所記“海市”傳說，摻雜了不少解釋與說明詞語，沖淡了敘事線索與藝術氣氛，但故事的主幹仍大致清晰，它所敘是廣東的，而且比宋沈括所記詳細得多。

稍後，清康熙、雍正年間范端昂（1716-1726）的《粵中見聞》記錄了龍穴洲海市的傳說。龍穴洲即廣東番禺縣（今已劃入廣州市區）東南珠江口的龍穴島。它與合蘭洲毗鄰，也有相近似的傳說：

廣州三門海……東南連惠州海，西南連香山海，皆接大洋，浩淼無際。海中有虎頭山、龍穴洲、合蘭洲。……其水漩洄黝黑，積氣如黛，或白如霧，鼓舞吹噓，倏忽變化。龍穴洲常有龍出沒，蛟龍之氣常蒸為城闕樓臺，人物車騎錯出於層巒疊嶽間。舟行海中弗見也。自外望之，變幻斯見，即之輒遠，離之復近，雖大風而不能滅。宋蘇東坡曾作文以祭海神，其景立見。……土人云：其氣天晴則大，天陰則小；五色光芒不定，或如旌旗戈甲，則兆有兵革；或如倉如廩，則兆有豐登。⁽⁴⁹⁾

這是1716-1726年間流傳的東莞龍穴洲（島）的海市傳說。其中不少詞語與屈大均所記相同，論記錄時間，屈早范遲，可能是范抄襲屈氏的，也可能是合蘭洲、龍穴洲共有的“海市”傳說，民間的說法有不少相同處，故范氏的記錄採用了屈氏的說法。這種文字的共同，恰足以證明兩篇是同型傳說。事實上正可這麼看：這是二百八十多年前合蘭海與龍洲島共有的海市傳說。至今它仍在群眾口頭以這樣的說法流傳着：

龍穴島正在虛無縹渺的大霧中浮沉……忽

然在珠江口海面上，出現了雄偉巍峨的海市蜃樓。那裡屹立一座瓊臺玉閣，大街小巷，縱橫交錯。紅男綠女，在街上穿梭走舛，時而笑語歡聲，時而喧喧嚷嚷，彷彿有人竊竊私語。店舖裡發出了數銀錢和量米的聲音，街市也傳出了小販的叫賣聲。滿眼彩色繽紛，光華灼灼，疑幻疑真。⁽⁵⁰⁾

明代東莞名賢陳璉也有詩記錄合蘭海的海市：

瀾漫合瀾（蘭）海（在珠江口龍穴島附近），南與滄溟（瀾漫的大海）通。蜃氣起蛟室，珠光出龍宮；樓臺時隱現，墟市隔冥蒙（幽暗不明）。……⁽⁵¹⁾

陳氏的詩句說，那廣闊的合蘭海，南面與一望無際的大海相通，蜃氣自海底的人的住所升起，珍珠的閃光自龍宮射出；在大海上時時有樓臺隱現，還有街市似幽暗不明，全是寫實的。林紫君說：“傳說過去每逢農曆正月初二、四、五，在虎門和龍穴島一帶海面，必出現一次海市，或者在雨晴之後，風平浪靜，那茫茫無際的海上，也曾出現過海市。”⁽⁵²⁾

以上是明清兩代澳門流傳的珠江口龍穴島的海市傳說。對於這傳說，敘述得最為全面而形象的，是明末清初嶺南詩人三大家之一的梁佩蘭（1629-1705）的〈海市歌〉：

驀（突然）空無人忽成市，上不在天，下不在地，月煙黃黃日煙紫。日之昇，氣之凝。玳瑁蓋，珊瑚釘。大吹龍笙，細擊鼉鼓（鼉皮的鼓），海童緩歌，海女急舞。海水開，龍王來，龍母並（同來），駕車如雷，龍女後至何遲哉。市人市中設龍座，聚寶換寶市在左。蕃奴來市騎水犀，上寶負在大尾聲。老蛟人身目魚目，手執大禹治水玉。魚兒無寶雜市中，笑指海上天虹紅。市東賈人好走馬，寶光射馬馬不下。龍王厭寶空掉頭，身擁五色龍鱗裘。龍母見寶不開口，定海魚鬚尺持手。龍女戲擲紅

珍珠，盛飾雉尾新羅襦。世人眼睛不離寶，海中有寶偏不顧。海市寶多，世人奈何。扶桑花落東北角，海水成冰要人鑿。海水吹風，吹動龍王宮。水生一片，海市不見。⁽⁵³⁾

看來，此詩應是1629年前流傳的明清兩代龍穴島傳說的精詳記錄。詩歌容許作者有較多的想象與誇張，使情節更為豐富以吸引人，但這篇美麗的海市傳說的輪廓，似可如此設想：忽然，空蕩蕩的天空，出現了一座街市。上不靠天，下不着地。似有黃色與白色煙幕遮蓋着。漸漸太陽出來，便有氣體凝聚，好似形成了龜形動物玳瑁的蓋子，和海中動物珊瑚的釘子。一會兒，龍笙大吹，鼉鼓細打，海童輕歌，海女急舞。海中裂開了水路，龍王龍母同來；車聲如雷，原來是龍女姍姍來遲。市民在街市設了龍座，左邊是聚寶換寶街道。葡萄牙商人騎着水犀來到，在大尾鬚牛背上馱着好寶物。老蛟人身魚目，手拿大禹的治水寶玉，小魚無寶祇好混雜在市民叢中。天上紅虹高懸，市東商人愛好走馬，寶物的閃光照射着馬，那馬沒法停步，身披五彩龍鱗裘的龍王，對寶物很厭惡，正在掉轉頭看別處。龍母見寶物沒開口，手上祇拿着一把定海魚鬚尺。龍女穿着雉尾新羅襦，在拋擲紅珍珠遊戲。在這海市上，世人眼睛不識寶物，因此，很多寶物無人理睬。不一會，東北方扶桑國的花謝了，海水也結了冰，有待人們鑿開。一陣海風吹來，龍王宮震動着。忽然又出現一片茫茫大海，海市又不見了。以上這是我汲取七言古風的詩歌內容，把海市傳說原型加以復原的，雖不見得精切，但大致近似原型的精神。它充滿着傳奇色彩。其中記及洋人（蕃人）商人的活動，可能是明清現實生活的折射，而水族龍王、龍母、龍女等的活動，似是詩人補充的想象。全篇描寫了合蘭海一帶海市的美景，洋溢着南方海洋文化氣息。葡商的出現，呈現出當年澳門外貿活動國際性城市的地方色彩，值得重視。

清乾隆十六年（1751），印光任、張汝霖在《澳門記略》中記下了合蘭海的海市傳說如下：

又虎門下，有合蘭海（今珠江口虎門外），每歲正月初三、四、五日，現城闕、樓臺、車騎、人物，倏忽萬狀。康熙丙辰（1676）見戈甲之形，粵有兵變，蓋海市也。⁽⁵⁴⁾

這裡所記是合蘭海的海市傳說，介紹了它每年出現的日期，合乎歷史。它僅用“現城闕”等十三個字，說它的出現，與康熙丙辰年平南王尚之信在廣州響應平西王吳三桂叛清，是同一時間，這僅是一種巧合，無嚴格的科學意義，但卻取得了較新奇的時代特色。印光任引自己的〈雕樓春曉詩〉說：“坡（蘇東坡）仙應未見，海市道神奇。”這是對當時澳門這篇海市傳說在藝術上的新奇處加以稱贊，可以想見它有奇妙之處，不過未有詳盡的全文記錄，傳給後人，誠為憾事。但它卻提供了可貴的線索，很值得研究澳門民間文化史、民間文學史者視為珍寶。

《澳門記略》的“用牛皮量地”型傳說 兼略談臺灣、北京同型異式傳說

清人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下卷〈澳蕃篇〉輯入了一篇呂宋（今菲律賓）的“用牛皮量地”型傳說。它在約近四百年前，即已流傳，廣受明清間學者注意，分別輯入專著中。這是中、菲民間文化交流史上值得探討的作品。清代以來，在中國的臺灣、北京，也有主題不同的同型異式的傳說。本文先根據中國文獻，探討呂宋這篇傳說的源流、意義，再與中國同型傳說作些初步的比較研究，應是學術上頗為有意義的趣事。

完成於1751年（清乾隆十六年）的《澳門記略》下卷〈澳蕃篇〉中傳說的原文如下：

（佛郎機，明）萬曆中破滅呂宋（今東南亞菲律賓呂宋島）。呂宋在南海（今南海）中，去漳州（福建南部漳州）甚近，明初朝貢。佛郎機（明代所稱佛郎機為今葡萄牙，因沿襲《明史》故有誤。此處實指西班牙。）初與互市（往來貿易），久之見其弱可取，乃奉

厚賄，乞地如牛皮大，建屋以居。王不虞其詐，許之。其（西班牙）人乃製牛皮，聯屬至數十丈，圍呂宋地，乞如約。王大駭，然業已許諾，無如何，遂聽之，而徵其稅。其人既得地，即營室築城，列火器，設守禦，已竟，乘其無備，襲殺其王而據其國，名仍呂宋，實佛郎機（西班牙）也。

今人趙春晨說：“乞地如牛皮大”，“此述西班牙侵佔呂宋經過，‘乞地如牛皮大’云云，係沿襲《明史·呂宋傳》的說法，多為時人傳說，並無事實根據。”⁽⁵⁵⁾其實，上引傳說是根據清張廷玉（1672-1763）等撰、定稿於1736年、刊行於1739年的《明史·呂宋傳》原文而來：

呂宋居南海中，去漳州甚近……（洪武）八年（1375）與瑪嘉施蘭入貢，自後久不至。萬曆四年（1576），官軍追海寇林道乾（明時海上武裝勢力首領，泉州人）至其國，國人助討有功。後朝貢。時佛郎機強與呂宋互市，久之，見其國弱可取，乃奉厚賄遺王，乞地如牛皮大，建屋以居。王不虞其詐而許之。其人乃裂牛皮，聯屬至數千丈，圍呂宋地乞如約。王大駭，然業已許諾，無可奈之，遂聽之，而稍微徵其稅如國法。其人既得地，即營室築城，列火器，設守禦具，為窺伺計。已竟（畢），乘其無備，襲殺其王，逐其人民而據其國，名仍呂宋，實佛郎機也。⁽⁵⁶⁾

在《澳門記略》、《明史》二書中，此傳說的大意是：明代初年（1375）呂宋曾來中國朝貢。初時西班牙與她往來貿易，後見她國弱可欺，便厚賄國王，乞借“牛皮大”的一片地，好蓋屋居住。呂宋王不知是詭計，答允了。後西班牙人製成牛皮，蟬聯得很長，圍了呂宋一大圈地，請國王按諾言借與。國王見面積很大，大驚，又不好反悔，被迫如言。於是祇好按例徵收地稅。後來西班牙人得了地，便建屋築城，擺出兵器，設立守護官。他們趁

呂宋不提防，襲殺國王，佔去國土，仍稱為呂宋國，實際上已成為西班牙的殖民地了。

如把二書所記比較一下，可以看出：敘事基本相同，“乞地如牛皮大”這個核心情節，完全相同。乞地面積，《明史》說“其人乃裂牛皮，聯屬達數千丈”，用“裂”字近口語；用“聯屬達數千丈”，說面積大的驚人，有強烈的誇張與幻想色彩，民間情趣較濃。《澳門記略》說：“其人乃製牛皮，聯屬至數十丈”，用“製”字較平實；用“聯屬至數十丈”，則索地不廣，近似實事，缺乏奇趣。二篇均敘“君無戲言”，祇好如約借出土地，符合民族風習。《澳門記略》比之《明史》所記雖有不足，但敘事主線更集中，語言更樸素扼要，是其優點。兩篇的主旨，均是揭露當時西班牙殖民者以“借地”詭計掠奪，以達強佔呂宋的目的。

佛郎機（西班牙）計取呂宋的古老傳說，在明清間流傳頗廣，至今流傳已約近四百年。除《明史·呂宋傳》、《澳門記略》輯入外，也曾被不少明清問學人輯入專著中，較著名的如明張燮《東西洋考》、何喬遠《名山藏·王享記》、黃廷師《驅夷直言》、茅瑞徵《皇明象胥錄》和清查繼佐《罪惟錄》、徐繼畲《瀛寰志略》等，均有記錄。

在上述各種專著中，記錄得最早的是明張燮《東西洋考》，它成書於1617年（萬曆四十五年），是研究東南亞的重要專著，流傳至今至少有了三百八十多年，曾輯入下列傳說：

有佛郎機者，自稱干係臘國（指今西班牙。按：此二句是把葡萄牙與西班牙兩國相混。），從大西洋來，亦與呂宋互市。酋（首領）私相語曰：‘彼可取而代也！’因上黃金為呂宋王壽，乞地如牛皮蓋屋。王信而許之。佛郎機乃取牛皮剪而相續之，以為四圍，乞地稱是（相同）。王難之，然重失信遠夷，竟與地，月徵稅如所部法。佛郎機既得地，築城營室，列銃置刀盾甚具。久之，圍呂宋，殺其王，逐其民入山，而呂宋遂為佛郎機有矣。干係臘國王遣使來領，數歲一更易。

這是流傳於約近四百年前的借地傳說，比成書於1751年的《澳門記略》所記就早出了一百三十四年。它最早記錄了西班牙殖民者以詭計騙取呂宋借給土地後，便築城蓋房子，擺出很多武器，很久以後，殺其王，驅趕其民上山，那裡便為西班牙佔有。西班牙派官員來管治，每幾年更換官員一次。篇中“乞地如牛皮”，“取牛皮剪而相續之，以為四圍，乞地稱是”等說法，仍保持了民間的情節，祇是全文敘事的史實成分多了些。

至清，敘其事的，有尤侗（1618-1704）的《尤西堂全集》第十一冊〈外國竹枝詞·呂宋〉云：“當年失國一牛皮。”徐繼畲（1836年前後）成書於1848年的《瀛寰志略》，摘錄過中外有關圖書資料，是較早介紹各國史地、政治制度的專著，其中對東南亞風土人情、社會變革各加載述，也收入這篇傳說，更為具體，原文是：

前明隆慶年間（1567-1572），歐羅巴之西班牙國，遣其臣味牙蘭駕巨船東來，行抵呂宋，見其土廣而腴，潛謀襲奪。萬曆年間，以數巨艦載兵，偽為貨船，饋番王黃金，請地如牛皮大，陳貨物。王許之。因剪牛皮相續為四圍，求地稱是，月納稅銀。番王已許之，不復校。遂築城列營，猝砲火攻呂宋，殺番王，滅其國。西班牙鎮以大酋，漸徙國人實其地。

此篇“請地如牛皮大”，“因剪牛皮相續為四圍，求地稱是”等語，與前篇含意相同，稍異處是已明說到犯之國是歐洲的西班牙，率艦前來者是味牙蘭，末尾也點明襲殺其王，滅其國，派高官鎮守，並殖民其國。此篇的刊行，比《澳門記略》後出九十七年，成為此型傳說之最精當者。

如把上述四篇傳說加以比較，可以看出，各有特色。《東西洋考》、《瀛寰志略》，雖仍是傳說，然加工色彩多一些，“乞地如牛皮大”，乞地時，“牛皮”可“聯屬”至“數十丈”，索地時令呂宋王“大駭”。對於這些有民間色彩的幻想情

節，篇中是削弱了，寫實成份多了些，已近似樸實史傳故事。而《澳門記略》、《明史》所記傳說，民間色彩的幻想情節的特色，保存較好，其中《澳門記略》所記，則樸素簡練，故事敘事主線分明，仍保存較多口述傳說的韻味。

前文說過，今人趙春晨給《澳門記略》的“乞地如牛皮大”下注云：“係沿襲《明史·呂宋傳》說法，多為時人傳說，並無事實根據。”自然，《澳門記略》所記，“沿襲”《明史》屬實，但在語言上也有某種程度的加工、增刪，至於說“並無事實根據”，卻是否定了此傳說對當年西班牙侵略呂宋的歷史，有過某種程度的反映，儘管不是直接而全面的，也具有文藝價值與歷史價值。

這裡試約略考察一下歷史：從15世紀起，兩百年內西歐許多冒險家作了多次遠洋航行。在開闢新航路後，西歐殖民主義者對亞、非、美廣大地區開始了殖民掠奪。打先鋒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1519年9月，葡萄牙貴族麥哲倫（1480-1521），得到西班牙國王的支持與資助，率五艘船，二百六十五個水手，從西班牙出發，渡過大西洋，進入太平洋，1521年，到達菲律賓群島。他在島上進行侵略活動，被當地居民殺死。船隊繼續航行。1522年9月6日，回到西班牙。⁽⁵⁷⁾ 1543年，西班牙人佔領菲律賓群島，至1565年西班牙王腓力二世派遣艦隊前往。1569年艦隊司令官雷迦茲彼發現呂宋島兩年後，即發生上述《瀛寰志略》引文的陰謀掠奪、屠殺和佔呂宋事件。時為1571年，即明穆宗六年，云“萬曆年間”實誤。西班牙艦隊係1564年11月21日自墨西哥出發，1565年2月13日，便抵菲律賓境，先用兵南部諸島，1570年5月至呂宋島，臣服其地，曾有反覆。以上史事，西人 John Foreman 有過記載。⁽⁵⁸⁾

由上可見上引“用牛皮借地”型的呂宋傳說，就確有其一定的歷史背景。它雖非特定史實的記錄，也總是當時歷史的很好折射。儘管有着幻想性的情節，也是如此。於此可見趙春晨指它“並無事實根據”，說法就近似勉強了。

對於“以牛皮借地”型傳說，美籍華裔著名的中國民間故事類型學家丁乃通（已故）按AT分類

法，列為“2400用牛皮量地”型，屬“量地”型傳說之一。⁽⁵⁹⁾ 此型傳說，中國也有精彩之作，僅舉兩地名篇為例，以作比較。其一是臺灣的。這在清人蔣毓英、高拱乾、余文儀等諸《臺灣府志》，與徐鼐（道光間人）收入野史頗多的《小腆紀年》一書，就各有收錄。如蔣毓英《臺灣府志·沿革》云：

（明）天啟元年（1621），又有漢人顏思齊，為東洋日本甲螺（即公推自稱日本甲螺的郭懷一），引倭彝（夷）屯聚於臺，鄭芝龍（明將）附之。未幾，紅彝（紅毛）荷蘭人由西洋而來，願借倭彝之地，暫為棲止，誘約一牛皮地即可。倭彝許之。紅彝將牛皮剪如繩縷，周圍圍匝已〔之〕，有數十丈地。久假（借）不歸，日繁月積，無何（不久）而鵲巢鳩居矣，尋與倭約，若舍此地，每年願貢鹿皮三萬張，倭乃以地悉歸荷蘭。崇禎八年（1635），荷蘭始築臺灣、赤嵌二城。

在《臺灣府志》也有另一篇同型異文：

初紅夷（荷蘭人）借地於倭曰：但得地大如牛皮，多金不惜。倭嗜利，許之。乃剪皮如縷，環圍數十丈，築赤嵌城。自是久借不歸，全踞臺北，南北土西（西班牙）皆屬焉。⁽⁶⁰⁾

考之歷史，從16世紀末葉起，臺灣便成了國際上角逐的目標。上篇傳說大致是指1621年起，日本企圖以臺灣為其南進的據點，常侵犯其沿海。荷蘭商船也常找機會侵入臺灣。不久，荷蘭暫借棲止。1624年和1626年，臺灣始遭荷蘭和西班牙殖民者霸佔。1633年，荷蘭正式佔踞臺灣，並築臺灣、赤嵌二城，作為統治的根據地。1641年，荷蘭殖民者把盤踞北部的西班牙殖民者驅逐，全佔了臺灣。直到1662年，明名將鄭成功奪回臺灣才撤走。傳說反映了荷蘭殖民者“用牛皮量地”的欺詐手法奪走土地，就有歷史的影子。

另一篇“用牛皮量地”型傳說，是清末以後北

京流傳的〈洋鬼子騙地〉，大意說：清末，洋鬼子為何在北京落腳呢？這是因老妖精慈禧西太后吃喝玩樂，花錢多，國庫空虛了，派人向洋人借。日子一長，錢多了，洋人來討債，西太后說沒錢。洋人賴坐在金鑾殿上不走。西太后犯了愁。洋人說：“沒銀子，就給塊地頂債。”她問：“要多大地方？”洋人說：“祇要一張牛皮大。”西太后跟百官商量：“中國地大，無妨，給吧！一張牛皮並不大。往地上一鋪，四個人就坐滿了。”便答應了。不料洋人殺了一頭大花花奶牛，剝了皮，又使小刀拉成牛皮筋一根接一根，再往一堆接，接完，便走到了前門，看了看地盤，就用那牛皮筋來套，一套這地方就特別大了，便在那裡修建了大樓。洋人就這樣在北京落了腳。老百姓也遭殃了。⁽⁶¹⁾

這篇傳說，大致反映了這樣的廣義歷史：清末，慈禧西太后當政時期，皇朝政治黑暗，經濟崩潰，她吃喝玩樂，國庫給吃空虛了，向洋人借錢，被逼還鉅債，沒錢，祇好借地頂債。洋人要借的是首都貴重的土地，其詭計難識破，很毒辣，而西太后是皇朝最高政治首腦，為滿足一己之私慾，不惜贈人國土，甘心受辱，也叫國家大大丟臉。篇中透露了近代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經濟剝削和壓迫，極為有力而鮮明。“用牛皮量地”的情節，在揭露洋人的詭計上，用的得體有力，故此篇反映了近代中國喪地辱國的歷史真實。

綜上看來，上引“用牛皮量地”型傳說，有這些特色：1) 西班牙滅呂宋傳說，最早見於1617年明人張燮《東西洋考》一書。而收入《澳門記略》的一篇，以特有的光輝，豐富了澳門的國際關係史與民間文化史。見於1848年《瀛寰志略》的一篇，則是此傳說的新發展，顯示了其新成就，具有更多的歷史內涵。2) 中國也有兩種主題不同的同型異式傳說。臺灣的一種兩篇雖用文言記錄，同樣能揭露荷蘭殖民者企圖吞滅中國臺灣土地的陰險狠惡用心；北京的一種一篇，則揭露近代洋人謀借北京土地的掠奪詭詐的心態，均能喚醒民族的覺醒意識。3) 儘管每篇的具體主題與題材不盡相同，但採取“用牛皮量地”的情節基本相同（自然在文字敘述上稍有

不同）。4) “用牛皮量地”型傳說，都是與16世紀後西方東來的殖民主義者（或侵略者）到所在國後，搞欺騙性交易，殖民地（或被侵佔土地）人民上當吃了虧，失去土地，才創作出來的。它反映了外來民族對當地民族的壓迫及當地民族清醒的民族覺醒意識。5) “用牛皮量地”傳說的母題為用“詭計”去“佔有”地域，和腓尼基城邦推羅的美女狄多率領同夥到非洲北岸向利比亞人買“一張牛皮能覆蓋的土地”而建立迦太基國的傳說有着血緣關係。詭計母題的傳說的源頭在西歐希羅多德以前，植根於廣泛存在於各地的“測定與保衛地域”民俗中。這傳說就從“測定地域”發展而來。⁽⁶²⁾殖民主義者（或侵略者）騙地傳說，便是“詭計”母題傳說傳到呂宋和中國的進一步發展，傳播情況頗複雜，非本文所能論及了。

【註】

- (1)(2) 失其位段、濱海段，同見趙春晨校注《澳門記略校注》頁52，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按：杜甫《杜工部草堂詩箋》二八〈夔州歌十絕之六〉：“長年三老長歌裡，白晝拋錢高浪中。”注：“峽人以船頭把篙相道者曰長年，正梢者曰三老。”二者為船工總稱。
- (3) 粵中段，見梁著《兩般秋雨齋隨筆》頁203，卷四，“颯信”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按：梁著被胡樸安《中華全國風俗志》下編頁384引了全文，把題目改為“廣州之颯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
- (4) 寧波段，賀編《寧波市歌謠諺語卷》〈編者前言〉頁2，浙江文藝出版社，1991年。
- (5) 風暴日期、風暴諺語，同(4)賀編，前者見頁521-523，後者見頁520-521，共收入風暴52種。
- (6) 一月，以下各月，引《記略》，見同(1)趙著，頁52-54；引《隨筆》，見同(3)梁著頁203；引《諺語卷》見同(4)賀編頁520-523。
- (7) 真人，指尹真人，即真君。《莊子天下篇》：“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真人即修真得道之人。此指周代函谷關令尹喜。老子授尹喜玉冊金文，位為無上真人，居二十四天之上，統領八萬仙士。元順帝時，加封為太上初博文始真君。
- (8) 余不才，同(1)趙春晨校注本，頁15。
- (9) 《兩般秋雨齋隨筆》，成書時間不詳，但1837年已有汪氏振綺堂刊本、文德堂本。
- (10)(11) 曾北至、比較關心，同(3)梁著〈點校說明〉頁1-2。
- (12) 把主要精力，王著《澳門的故事》頁353，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
- (13)(14) 又說、實地考察，同(12)王著頁358。
- (15) 都曾擔任，同(1)趙春晨校注本《前言》頁5。
- (16) 解釋性、歷史性、神奇性，見段寶林、祁連休主編《民間文學

- 詞典》頁134“風物傳說”條，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
- (17) 濠鏡澳之名段，見印光任、張汝霖原著、趙春晨校注《澳門記略校注》頁21，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
- (18) 四十三年奏折，即龐尚鵬御史〈陳末儀以保海隅萬世治安疏〉：“廣州南有香山縣，由雍陌至濠鏡澳，計一日之程，有山對峙如臺，曰南北臺，即澳門也。”
- (19) 吳震方，清浙江石門人，字青壇，康熙進士，官至監察御史。有《讀書正音》、《晚樹樓詩稿》、《嶺南雜記》等。
- (20) 大概……記載，見黃德鴻《澳門掌故》頁193。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9年。
- (21) 澳門地名很多，如龍門澳，香輿、海鏡、馬交、蓮花洲、濠江、鏡湖等，見邱嶺、陳言著《澳門風雲錄》上卷頁28，廣東旅遊出版社，1998年。
- (22) 出關段，同見(17)趙氏校注本，頁23。
- (23) 難於考知，同見(20)黃著，頁170。
- (24) 唐思說……，見唐思編著《澳門風物志》頁150，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98年。
- (25) 稍南段，同見(17)趙氏校注本，頁23-24。
- (26) 石崇拜，見何星亮著《中國自然神與自然崇拜》頁347，上海三聯書店，1992年。
- (27) 立廟，今媽祖廟為1605年（明萬曆卅三年）太監李鳳建，同見(21)邱著頁31。
- (28) 相傳段，同見(17)趙氏校注本頁24。
- (29) 《天上聖母傳》段，見李叔選編《道教大辭典》，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
- (30) 明朝開國後，同見(21)邱著上卷頁26。
- (31) 澳門的段，同見(21)邱著上卷頁196-197。
- (32) 在廟前石上刻下大帆船，此石在媽閣廟入門右方，平地突起數尺，上刻古代帆船“大眼雞”圖形，塗上五彩顏色，頗鮮明。尾桅上有旗，上刻“利涉大川”四字，據說石為著名古蹟。見(24)唐著，頁151。
- (33) 澳門的媽祖，同見(21)邱著，頁31。
- (34) 蝦蟆石，同見(17)趙氏校注本，頁24。
- (35) 思州金雞石，見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五二《地部十七·石》下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 (36) 仙女澳，同見(17)趙氏校注本頁49。
- (37) 雙女坑，同見(36)，頁49注(17)。
- (38) 《拾遺記》，見晉王嘉著、梁蕭綺錄《拾遺記》卷二，頁33、35-36《夏禹篇》，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黃能《左傳》昭七年作“黃熊”，獸名。唐陸德明《釋文》：“三足鰲也。”
- (39)(40) 晉末段、獨角段，見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471。冊四頁1046-46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 (41) 江嚴段，見（魏）曹丕等撰《列異傳等五種·列異傳》頁28“紫玉與赤玉”，文化藝術出版社，1988年。
- (42) 從前……“洋船石”的由來，見譚達先《口頭文學的珍品，民間智慧的精華——讀澳門神話傳說的成就》，刊1997年2月26日《澳門日報》。
- (43) 海市蜃樓，參用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現代漢語詞典》頁427“海市蜃樓”條，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年。選錄一段有關報導於下，以供參考：〈中國煙台海市蜃樓恍如仙境〉：（本報訊）日前山東煙台市出現海市蜃樓奇景。一座空中樓閣浮現於煙台附近海天，若隱若現，恍如仙境。吸引了當地不少居民觀看。當日煙台市區雲多霧淡，風力不大，據目擊者講，下午一時左右，從芝罘區東郊玉岱山上往煙台山方向遠望，在一片淡灰色的浮雲之上，隱約顯現出群山的模糊形狀。起初雲形斑駁，山影飄忽。過了約五分鐘，山上的物體開始漸漸清晰，墨綠色的森林中掩映一座雙層小亭，紅頂綠瓦，連檐上的鳥也隱約可見。在過了二十多分鐘後，海市蜃樓才逐漸消退，令人嘆為觀止。據一位老人講，這種海市蜃樓現象多在春季發生，但在煙台市區出現卻是極為罕見。（見2001年4月9日澳大利亞悉尼版中文日報《自立快報》第六版〈中國新聞〉）
- (44) 《晉志》，唐以前，《晉書》頗多，唐初有臧榮緒等十八家。房玄齡（579-648）等以臧書為主，參考各家，修成《晉書》。此《晉志》疑指房氏《晉書》。
- (45) 照蜃樓，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四引。
- (46) 登州海，轉引自袁珂編《中國神話傳說詞典》頁335，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1986年。
- (47) 遙見段，見盛偉編《蒲松齡全集》，第一冊，頁272-276，上海學林出版社，1998年。
- (48) 東莞段，見清屈大均著《廣東新語》頁547-549，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4年。清薛繩《澳門記》有異文：“虎門下有合蘭海，每歲正月初三四日必見有蜃氣吐成樓台、車騎、人物，倏忽萬狀。康熙丙辰年，見戈甲之形，知粵有兵變，蓋海市也。”（見於賴國慶《嶺南勝概》）
- (49) 廣州三門海，見范端昂著《粵中見聞》的《地部九·廣海》條，頁129，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
- (50)(51)(52) 龍穴島、瀾漫合瀾海、林紫君說各段，均見林紫君〈海島（即龍洲島）的傳說〉，刊1989年11月15日香港《大公報》副刊。
- (53) 鶯空段，印光任、張汝霖著《澳門記略》上卷〈形勢篇〉引。
- (54) 又虎門下，見《澳門記略》上卷〈形勢篇〉。戈甲之形：1673年平西王吳三桂原鎮守雲南，因清聖祖撤藩，他於1673年舉兵叛亂。平南王尚可喜原鎮守廣東，1671年因病由長子之信代理軍事，1673年，尚可喜上書歸老。1676年，之信在廣州響應吳三桂叛清，次年降清。見傅樂成著《中國通史》，頁668-669，台北大中國圖書公司，1989年。
- (55) 乞地如牛皮大，趙春晨《澳門記略校注》頁125注(3)，澳門文化司署，1992年。
- (56) 呂宋居南海，《明史》卷323《外國四》。
- (57) 15世紀起西歐冒險家遠洋航行，北京大學歷史系簡明世界史編寫組《簡明世界史·古代部分》，頁300-306，人民出版社，1974年。
- (58) John Foreman，所記史事，見張維華《明史歐洲四國傳注釋》，頁62-63，上海古籍出版社，1974年。
- (59) 2400用牛皮量地型，丁乃通《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索引》頁521，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6年。他列它為“難以分類的故事”。曹廷偉編《廣西民間故事辭典》頁275“傳說類型”條，列有“借地型”。廣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
- (60) 初紅夷借地於倭，《臺灣府志》卷廿四侯官人陳昂《詠偽鄭遺事詩》第一首第三句“金多舊借牛皮地”自注。南北土西，指南北方土地及西班牙殖民地，全歸荷蘭。
- (61) 〈洋鬼子騙地〉，張姓農民講述、唐天然搜集整理，刊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等編《民間文學》1960年3月號，頁36-37，作家出版社，1960年。
- (62) 這傳說……而來，傅光宇〈觀音伏羅刹〉與“乞地”傳說，見雲南大學學報編輯部編《思想戰線》1994年一期，雲南人民出版社。